

翠袖乾坤
查小欣

好萊塢一代笑匠羅賓·威廉斯 (Robin Williams) 疑似因抑鬱在住所上吊自殺身亡，終年才六十三歲，消息震驚全世界。

回顧羅賓一生，不可否認他絕對是一個悲劇人物。

羅賓·威廉斯充滿諷刺矛盾的人生

他的一生充滿諷刺和矛盾。他是個最會點人笑穴逗人發笑的大師，可是羅賓不能令自己笑着走出抑鬱的魔爪，醫者不自醫。

羅賓是位好好先生，人人盛讚他平易近人，他卻不是一位好丈夫。他因搭上酒吧女侍應導致與首任太太離婚。後女侍應控訴羅賓令她染上癩疹，事件鬧上法庭，最終雙方和解。羅賓有感而發，說：「上帝把腦袋及那話兒給了男人，但血液卻不夠讓兩個器官同時運作，只讓一個器官運作。」

繼而他又搭上兒子的保姆，兩人結婚。可見羅賓是個對感情十分率性的人，可惜第二段婚姻很快不保，以離婚收場。兩段破裂的婚姻令他需支付龐大的贍養費，亦反映羅賓不會保護自己，經歷第一次婚姻的失敗，他沒有要第二任太太簽婚前協議保護自己，否則就算離婚他也毋須支付昂貴的贍養費。

雖然私生活不及格，他的天才橫溢，搞笑本領卻令觀眾不跟他計較，人氣不斷，名成利就。他主演的電影《莫克與明迪》、《早安越南》、《暴雨驕陽》、《逃出魔幻紀》、《肥馬先生》等均有口皆碑。

率性加上成名的壓力，是魔鬼引誘人類染上毒癮和酗酒的最佳方法，羅賓也逃不過這魔咒，以致他需接受戒毒和戒酒療程。對於名人來說，面子及形象都被粉碎，跌入抑鬱幽谷在所難免。

羅賓樂於行善，對於陌生人他也有求必應，獲「戲劇節德蘭修女」美譽。可是吸毒和酗酒令他與子女的關係疏離，他卻為三名子女成立信託基金，把遺產都妥善分配給他們。

羅賓為人善良，現實卻對他殘酷。他好友透露，羅賓在六十多歲之齡仍因為錢而被迫接拍電視劇，該劇在五月初被腰斬，實在叫羅賓難以承受，結果自尋絕路。

琴台聚
彥火

蘇彥彰先生介紹了兩種塞風壺沖煮咖啡的程序，值得愛好咖啡者參考。

一種是先將咖啡粉倒入上壺，水徐徐上升時順便浸濕咖啡粉；另一種則是等下壺的水全部升至上壺之後再倒入咖啡粉。

只要沖煮過程控制得當，這兩種方式都可以將塞風壺的特點發揮得最佳，其餘的可以按你喜歡的習慣來烹製。

他說煮咖啡，有下列事值得注意——過濾用的濾布每次使用後不僅要清洗，而且要用熱水煮過，這樣才會乾淨。

使用一段時間後也要更換濾布。

如果看到下壺乾淨的水經過濾布上升至上壺卻變成淡咖啡色時，就表示濾布沒有洗乾淨。

如果覺得麻煩，他推薦使用塞風壺專用濾紙，除了方便之外，也不會有濾布乾淨與否的問題。

他表示，塞風壺的大小與形狀會因為廠牌與型號而有一些差別（標準版本是 Hario 的產品），而容量從二至五杯分都有。

使用方式雖然沒有什麼差異，但是最好不要想一次煮許多杯而買太大的，每次煮一杯才是維持咖啡品質最好的方法。

他建議買三杯分量大小即可。

嚴格來說，他認為一杯分量是 200cc 左右，若是在塞風壺的下壺中大概會到兩杯的那一條基準線，而咖啡粉的用量則與濾沖式一樣，大約是 15 克至 20 克。

這是我聽到最有學問的煮咖啡方法。

臨走，我決定請他為我主編的《明報月刊》寫一個專欄。這個專欄叫「咖啡時光」，隔期在《明報月刊》刊出。他用「咖啡」兩字是來自東瀛的。

沖壺咖啡的學問

日本調製咖啡的水平也很高。記得一九九五年我借金庸訪日本，在日本各地都喝上頂級咖啡。

很多咖啡館也用「咖啡館」。

第一篇文，他教人如何選擇咖啡館。

他認為，辨別是否一家好咖啡館，甫進入內，先嗅嗅是否有烘焙咖啡的味道。

如果有這味道，證明這家咖啡館是自己烘焙咖啡，做出來的咖啡，多是上品。

有一點要注意的是，一般生咖啡豆可以放一、二年不會有什麼變化。

但是，如果烘焙過的咖啡豆，最多也只能保存一個月。烘過的咖啡豆，最好是兩個星期內磨成粉飲用。

品茗咖啡的學問不少，臨走蘇先生送了一部他的專著《咖啡賞味誌》，讓我閒時閱讀，增加飲咖啡的知識。

說實在，我雖然一天喝兩、三杯咖啡，其程度只是小學生而已，今後仍需努力！

（《走馬台灣》之十四，完）

天言知玄
楊天命

幽默的吸引力

偶爾看到一部以偵探為題材的動作電影，內容非常胡鬧，不值一提。不過，當中主角們追查的「微笑殺人事件」（所有被殺者均面帶笑容），倒令我想起一套不久前看過的紀錄片：該節目以英國一所醫院內的急症室為題材，內容自然不乏傷痛及生離死別，但有趣的現象是，不少在節目中受訪的英國人，在談及自己或家人的災病而流露哀傷後，總愛以一句笑話或自嘲來苦中作樂，幽默態度相當令人欣賞。

根據居住英國多年的朋友表示，只要你細心留意一下英國的電視節目，很容易就會發現當中包含大量笑劇，而「棟篤笑」更是當地酒吧的常見娛樂之一，反映「開玩笑」這種文化，絕對是在英國人的生活中，一個根深蒂固的部分，與我們一晚連播幾套勾心鬥角的劇集，以及就連「真人 SHOW」也以一種表面同情、實質只是偽善的文化相比，香港人似乎有點不夠可愛。

其實，早有關於兩性關係的調查指出，「幽默」實屬女性選擇對象的重要條件之一，反映這種性格特質，確實與可愛有着一一定關係，甚至就連「男人不壞，女人不愛」這句老生常談，在某程度上，也認同幽默的男人，確實較有吸引力；幽默的男性雖然未必一定是壞男人，但壞男人卻一定不會是位不苟言笑、正經八百的悶蛋吧？

以面相而論，我想像幽默的男人應起碼擁有一個後斜的前額，以及兩眉之間，有着飽滿的印象；前者主思考速度快，否則怎能隨時在轉瞬間想出令人發笑的說話？後者則主為人樂觀自信，因為經常能保持快樂的人，才能將歡笑擴開去！所以，我亦相信懂得幽默的人，確實較有吸引力；難道你認為一個反應遲鈍、悲觀又自卑的人，會比一個頭腦靈活、自信又樂觀的人較受異性歡迎？



台灣作家李昂（右）細心聆聽蘇彥彰講解煮咖啡的心得。彥火提供圖片

請走凌霄花

初次見到這種花時，我就猜測是凌霄花。之前雖沒見過，卻隱約知道它生命力頑強，善於攀附在牆壁和大樹上。

凌霄花的花朵，紅中泛着黃，形似村裡的高音喇叭，比普通牽牛花的花朵大出一圈。從夏至秋，一枝枝一朵朵不斷爭相開放。遠望過去，一大堆蓬鬆的綠色當中，幾朵幾十朵艷麗的紅或黃，零零散散着，齊刷刷着，探出身子。翹着插滿花絲、花蕊的喇叭口，含着一層薄薄粉粉的花香，挺起一股旺盛的精氣神兒，隨意地搖晃着陣陣風聲，靜靜地吹催着晝與夜的節奏，堅韌地攀伏於某一個角落，展示着屬於自己的風采。

忘了從什麼地方獲知凌霄花的了，好像是在哪首詩中。由於它生命力極其頑強，又有美艷的花朵和濃綠的枝葉，幾次偶遇，我都要多看上幾眼。

首次近距離欣賞凌霄花，是在一個夏日的上午。那次入村訪視新生兒，恰巧要去同事小徐的村莊。在徐曉天的一個嫂子家，訪視完，我們在她家院落中看到了這種花。此時的凌霄花開得正艷，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炫目。這棵已爬到架子上的凌霄花，其實是栽在院牆外的。在南面的院牆外，有一片一米多寬四五米長的小菜園，凌霄花就栽在那裡。小徐問她嫂子有沒有小凌霄花苗，得到的答覆是沒有。不過，小徐的嫂子說，如果喜歡可以劈（扯）下一枝帶回家壓（扦插）上，多半情況下都能活。說者一本正經，聽者卻疑慮重重。雖然不是太相信，但畢竟可以一試。中午下班，我們先去吃飯，而是去我家把劈下的那截枝條匆匆插入土中，並且認真真澆上水。中午，陽光吐着火舌，把大地舔舐得一處比一處炙熱，幾乎要冒煙了。我找來石塊和雜物給枝條遮陰時，一低頭，額頭上的汗珠便滴答滴答地往下落，像是在眼前下起了一陣太陽雨。

夏天，在我滿心的期盼和疑慮中走過，直到秋

天到來，那截凌霄花枝還是自顧自的沉穩地綠着，沒有丁點兒鼓出新芽的意思。入了秋，一天又一天，天日漸冷了，我對凌霄花生根發芽的期待，也和天氣一起，慢慢涼了！

但在一個降霜的早晨，我卻無意間瞥見了歪倒匍匐在牆根殘霜上的幾片新綠。凌霄花，是凌霄花發芽長葉了啊！興奮了幾分鐘，心又一下子平靜下來。這個季節，就算凌霄花發芽了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的。那些凌亂嬌嫩的葉和芽，已經凍得紅一塊紫一塊的了，即便立即移栽到室內，怕也活不了丁。愣在那裡，我猶豫片刻，終於還是放棄了。關於凌霄花剩餘的那一條期待，在那個冬季到來後，在白雪的掩映下，也悄悄地徹底蛰伏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，凍了一冬的凌霄花枝遲遲沒發芽，夏天到來，才竟又一次發芽長葉了。只是整棵花的長勢緩慢，沒能蓄蕾開花。

那幾年，我在兒童保健科工作，需要經常到各村衛生室督導。在鎮敬老院衛生室，我見到了滿牆凌霄花。那牆凌霄花，把隔牆裝點成了花牆。凌霄花的藤蔓，在院牆頂部的雕花水泥格柵裡隨意進出穿插，互相纏繞，把枝條和牆體編織成一個無法扯開的整體。緊貼水泥牆的花枝，枝條上伸出許多爪狀的「根鬚」，把一根根枝條牢牢地固定在水泥牆上。那架勢，簡直是要將「爪子」插入水泥牆壁才罷休。

和同事們談論這棵花時，我走近它，用手指試探着拉動凌霄花那拇指粗的枝條。枝條貼附得很緊，像是被牆壁吸住了一般，輕易扯不動。就算能扯下其中的某一截，也無法將其從編織纏繞成的整體中徹底分離出來。近距離觀察過它們後，我對凌霄花的強大生命力，便更加信服了。

老家窗下的那棵凌霄花，經過漫長的沉寂，突然茂盛起來。枝條像被什麼牽拉着，一日一夜就能蹿出一大截。與一直期盼不願長相比，不期待

時的迅猛長勢，同樣令我瞠目。短短一個夏天，那棵凌霄花已經漫過三米多高的屋簷，將整個玻璃窗戶遮擋得嚴嚴實實了。不過，才開過幾串花，小喇叭們就把秋天喊來了。

那次回家，母親終於還是忍不住了，問我能不能把凌霄花移到別處去，如果不移，是不是可以刨出來扔掉。凌霄花藤蔓濃綠，能遮陰；花朵雖不算特別，仍可稱之為美觀，費這麼大勁栽活的，怎麼說刨就刨呢？母親說，這種花栽在窗前，臥室內顯得特別暗，而且還不透風。窗戶上爬滿這種藤蔓，特別吸引螞蟥，為防螞蟥進屋，整個夏天都沒敢開窗。

當初扦插凌霄花，我並沒多想，只因父母的臥室前有個小花池，且光照比較充足，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那兒。聽了母親的抱怨，我趕緊過去觀察。凌霄花的每一串花蕾上，都趴着一些螞蟥。牠們好像正在吸食凌霄花蕾上分泌的黏液。我站在那兒仔細觀察半天，整棵凌霄花，無論花朵還是藤蔓上，到處都是黑乎乎的螞蟥。

很喜歡攀附着牆壁而生的爬牆虎，家中卻一直沒敢養，就是因為父母反對。這些善於攀附的植物，攀附在豎立立起的牆壁上，微風拂過，葉浪如海中碧波，一層層擴展出去，綠得美麗！不管是哪一面牆壁，有這麼一層綠葉鋪展着，遮擋住了陽光，無形中還降低了牆體和室內的溫度。可是父母親一直不喜歡這些植物。父親說，這樣的植物招蛇和蟲子，而牠們可以通過這些枝葉，悄無聲息鑽到屋裡去。

母親提出移花不久，父親就替我動手了。他把窗前的凌霄花，修剪掉枝葉，只留下幾根較為粗壯的枝條，用細繩捆紮住，悄悄栽到院牆東面去了。我家屋後的鄰居，聽說凌霄花易招螞蟥，見我家刨掉了，也毫不猶豫拔出來扔掉。

到另一家接種點給兒童接種疫苗時，我在接種點東邊的柏油路旁，看到一樹凌霄花。凌霄花多是攀附在牆頭的，唯獨這棵，不成片不論堆，居然是滿滿一樹。我心中納悶，情不自禁走近它。這棵凌霄花，居然是攀附在一棵山楂樹上的。一棵長了十多年的山楂樹，如今已成了凌霄花的俘虜，艱難地存活着。那棵看似柔弱的凌霄花，順

着山楂樹的樹幹往上爬，邊爬邊把根鬚伸進光滑的樹皮裡，貪婪地吮吸着山楂樹的每一滴養分。一棵好好的山楂樹，一棵正值壯年本該枝繁葉茂茁壯成長的山楂樹，就這樣被這麼棵小小的凌霄花給報廢了。整棵山楂樹，頂多還能找到不足五十片葉子。

早先，我幾次偶遇凌霄花，都要多看上幾眼。那時的凌霄花，給我的都是美感；自從看到那棵被它吸食得枯瘦枯瘦的山楂樹後，我對凌霄花的感覺，多少有了幾分厭惡。凌霄花的美，在我心中大打折扣。如果僅僅是攀附，凌霄花的頑強，是值得稱讚和褒揚的，但它對於一直支撐着它攀高望遠的樹木，實在是太過於殘忍了，雖然美，卻難以稱道。

栽養或者不栽養，看清或者看不清，認識或者不認識，凌霄花照樣還會像以往那樣存活下去。距離遠時，瞥多少眼，遇多少次，它展示給人們的，都只是被距離過濾過的美麗。而走得近了，才親眼看見，凌霄花美麗鮮艷的花朵下面，竟還真的隱藏着殘忍。

因為招引螞蟥，也可能藏進蟲子和蛇，雖已把它從窗前移到院牆外了，過了段時間，我還是不放心，只好將它再一次拔出來，丟進更遠處的石堆裡。囚那裡，或許才適合遠望。



凌霄花
網上圖片

《紅岩》和羅廣斌

生活語絲
吳康民

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小說《紅岩》，迄今銷路超過一千萬冊，恐怕至今仍保持着現代中國小說的銷售紀錄。

半個世紀前的知識青年，恐怕沒有誰沒有看過《紅岩》，並為它的情節所吸引。對小說裡頭的英雄人物江姐、許雲峰等產生十分敬佩之情。

小說反映的是，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全國解放前夕在重慶的革命志士地下鬥爭的故事。由於故事的曲折，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機變和英勇不屈，革命叛徒的可怕可恨，烈士事蹟的感染震撼，黎明前的艱苦卓絕的鬥爭，使小說情節會對每一位革命者進行靈魂拷問，誰在親歷其境，有沒有勇氣像小說中的烈士一樣面對死亡考驗？

《紅岩》這小說我不止看過一次，重慶的紅岩革命紀念館以及與《紅岩》有關的革命史蹟我也不止參觀過一次。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四月，並在紀念館買來好幾本有關《紅岩》革命史

實的書籍。最可悲嘆的是，解放後寫出一本如此震撼人心的好小說的作者羅廣斌，在「文化大革命」初期便被打成叛徒特務，一九六七年二月被迫害致死，逝世時才四十二歲。

事實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國民黨潰敗之前，準備進行大屠殺。羅廣斌爭取了監獄管理人員，得以率領獄友突圍脫險。也有說是羅的兄長羅廣文，當年是國民黨川軍軍兵團司令。組織上要求羅廣斌利用這個關係，用假自由的形式爭取一批難友一同出獄，以保存革命力量。正如抗日戰爭前夕，黨中央為了爭取有更多獄中幹部，共同領導抗日，同意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寫悔過書出獄。此案在文革中也是一個大案，喧騰一時，後由黨中央證實平反。

羅廣斌在獄中寫了一些珍貴歷史材料，並總結了若干地下隱蔽鬥爭的經驗教訓。但這些珍貴歷史材料卻在文革中被抄走了，至今未知下落。

原爆思考

隨想國興國

長崎原爆六十九周年紀念日，日本首相在悼念中發表談話，期望世界無核。因為核子彈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後，造成了二十萬的死難者。核子彈的殺傷力，不但即時，而且影響深遠。

但思考一下為什麼美國會在廣島和長崎投下核彈？那是因為日本是侵略者，發動的是世界大戰戰爭。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傷亡人數有多少？不要去管其他了，光是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就有多少人？

我們都希望世界各國都不再擁有核彈，但可能嗎？美國會嗎？如果沒有核彈，美國會稱霸世界嗎？帝國主義靠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核彈的威力和尖端的武器啊！

看看以巴衝突中，巴勒斯坦人遭到什麼武器的優勢襲擊而傷亡慘重？看看馬航在烏克蘭上空被什麼武器擊落？看看伊拉克如何被美國的幾架戰機和無人飛機轟炸？伊拉克被炸的一方只能無力地說，有膽就派軍隊過來吧。可能嗎？有尖端武器，有制空權，為什麼派容易傷亡的軍隊前往？轟炸到你永無寧日就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了。

現代戰爭打的就是最尖端的武器，現代戰爭根本就是科技戰。所以，當帝國限制你發展尖端武器啊。

所以，原爆的思考，不應該只限核武，應該及於其他武器。只談原爆的核彈，容易使人認為日本是受難者而忘記是侵略者，日本在亞洲各國造成的傷亡人數，遠遠超過原爆的人數。世界需要的，不只是無核，而是美國小說家海明威的一本作品的書名：《告別武器》！

醫生會進修的嗎？

路地觀察
湯禎兆

很多年前，因為太太有皮膚問題，去找了醫生A。醫生A是西醫，用冷療法對付太太的皮膚問題，每次治療都痛不欲生，而最可怖是皮膚病沒有好轉，本來完好的皮膚還被冷療弄得損傷處處。後來轉去醫生B，他得悉之前醫生A的療法，A甚驚訝地說現在已不會用冷療，他直指醫生A肯定沒有讀近年文獻，結果開了幾種藥膏，立即便好了。

關於醫生會否繼續進修，我可以斷言很多醫生是不會的。就如之前提及，有位醫生在專欄寫說現代醫學不提倡用退燒藥，因為對免疫力更傷。但現實情況早已在其他國家實行多年，如台灣是不建議小孩用退燒藥的。但此西醫還像發現新大陸似的，與世界新變化可謂脫節。而更可悲的是，香港全線健康院仍沿用舊方法，繼續分派退燒藥可也。不少朋友表示，醫生及護士也是叫他們給孩子退燒藥，那就不會發燒了，簡直本末倒置。

近期聽到一位新手媽媽，因為孩子有敏感症狀而去了一個老西醫，他竟然叫她不要再哺乳，而應轉低敏配方的奶粉，又說母乳的蛋白質難消化，不是每個嬰兒都接受得了。那位新媽媽嚇得立刻轉醫生。

低敏奶粉由牛奶而來，牛奶本身的蛋白，是要靠有四個胃的小牛才能吸收，人只有一個胃消化食物，故才有奶粉。因為要改變牛奶成分才能給它喝，這樣的改造版動物奶水，竟被醫生說成好過人類製造的母乳，真的令人啼笑皆非。

又有朋友的女兒因為發高燒入私家醫院，醫生說肺都壞掉了，要吃十幾種抗生素，以防萬一，情況很嚴重。但由於她剛從另一診所過來，診所醫生說情況並不太壞，便拒絕這位私家醫院的治療，強烈要求更換另一醫生跟進。接手的一位說不是大問題，只吃了兩種抗生素，留院一天便可出院。有趣的是朋友看到鄰床的小朋友，正正是第一位抗生素狂醫生，她用相同的對白向那位媽媽解說病情，結果鄰床的小朋友可憐地要吃十幾種抗生素。我們得出的結論是：不少醫生一來是只懂依書直說，二來是憑曉人仗倆來謀私利。無論和奶粉商還是藥廠，很多醫生與他們都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，故他們賣的除了是過期知識，還有被利益污染了的「知識」。所謂的專業，也就是這麼一回事——作為家長，不可不察。